

看新聞，就看到華盛頓郵報的這篇報導，我現在，其實各位處在一個很好的時代，我會鼓勵各位有空就上網多去看看新聞，臉書不要玩太久，雖然我知道臉書是很重要的傳播工具，但是有時候它會牽動你的情緒，牽動得太劇烈，我最近有從旁邊的一些伙伴身邊，有感受到這樣的事情，那看到那篇報導以後，大概知道，就很清楚的知道說，臺灣跟中國在交往的過程當中，我們的一些重要的價值跟防衛的機制，民主防衛的機制慢慢的正在被瓦解當中，那這件事情很嚴重，所以就跟一群朋友，學界NGO的朋友一起站出來，發起了拒絕中時的運動。

在打這場運動的過程當中，一開始打的老實講，我必須要很誠懇的講，一開始打的是沒有群眾基礎的仗，就是以非常專業的角度去跟他們對抗，所謂非常專業的角度就是說，我的專業背景是法律，鄭秀玲老師的專業背景是經濟，張錦華老師的專業背景是新聞，那剛好那個時候他想要買中嘉有線電視系統，那那一個媒體的併購案，剛好牽涉到了這三個專業，我們三個就合作，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朋友，開始跟旺中纏鬥。

那其實我們大概很清楚的知道說，在那段期間發生的事情，包括很多的內幕，其實外界是根本不會知道的，一個媒體的老闆他的影響力可以有多大，他可以讓其他的媒體不敢報他的負面新聞，他可以讓各位在晚上的有線電視當中看不到跟他有關係的報導，讓他可以自己一支獨走，所謂一支獨走就是他可以用他的媒體去修理他的敵人，那其他的媒體不敢報相同的新聞，那這件事情獲得改變之後是什麼時候？這件事情獲得改變的時候是學生站出來，沒有，這段期間是我剛剛所講的，其他的媒體不敢報他們負面新聞的一些經過，我直接跳到，學生第一次站出來是7月31號，那天天下著雨，到中天電視前面去抗議，大概新聞報導有800到1000個學生，因為我人不在現場，我那時候人已經飛到紐約了。

那這群學生站出來了以後，開始改變這個運動的能量跟結構，那當然會有一群學生被逼得站出來，是因為他們真的做得太過份，他們其實指控我發錢給學生當走路工，那個就算了，我覺得他們真正激怒學生的是，他們用電子媒體修理學生，因為有個學生他製作一隻片子，也不是片子，像PPT一樣的東西，然後出現了疑似像父母的人，那那個人其實是旺中集團他們自己的新聞編輯，然後那張圖在網路上面傳得亂七八糟，那個學生就被鎖定，然後開始電視上面被攻擊，那個人叫陳為廷，

其實陳為廷他7月29號晚上，欸不對27，28號，我忘了，28還29晚上，他有打電話給我，他說我現在該怎麼辦，我給他的回覆是，離我遠一點，我請他離我遠一點，不是他當瘟神，我的意思是說你跟我越近，對你來講，我怕他受到的傷害會越大，而且我知道我要走了，因為那個時候我早就預訂了要去美國做研究，做10個月。

那這群學生事實上他們站出來了以後，帶動了整個事情的能量，9月1號，新聞記者協會辦了901反媒體壟斷的大遊行，那個時候，以2012年，因為反旺中跟反媒體壟斷是2012年票選最重要的，你說社會運動也好，公民運動也好，捲動的能量跟受到的關注都最大，因為那個時候是大概第一次，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不過我印象裡面是，開始那整個運動的規模不是只有在臺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學生，美國、日本、歐洲，很多地方的學生他們都自主性的組織起來，然後去聲援在臺灣進行的這個運動。

那那個時候其實在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的時候，我記憶所及是，不是政黨動員，完全沒有政黨動員，是公民團體自己自主性的發起，人數我不敢說最多，但是相當多的人，多少人，一萬人，那各位會說一萬人？想到前兩個月那五十萬人，想說你到底在說什麼啊，一萬人怎麼會多，但是2012年的那個時候，我在美國看到這樣的數字，真的很感動，因為在遊行前夕跟臺灣這邊還一起在合作的朋友，我就問他們說，你們估有多少人，然後那個時候的記協會長陳曉宜跟我說，希望有三千個，結果出來一萬，那當然後面的人數越來越多，大概到巨量的是去年夏天，洪仲丘的案子，出來25萬人，那當然洪仲丘的案子，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是特例，因為有一個年輕的生命被一個不合理的體制，透過一個非常懸疑的方式，犧牲了，那他也觸動了很多年輕人共同的生活經驗，曾經當過兵的人，而當過兵的人他都有女朋友，有媽媽、有姐姐，所以那感染力非常的強。

那當然之前反核的遊行也出來了二三十萬人，特別是在福島核災發生過了以後，當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時候，事上，以我自己的感覺來講是，整個公民運動他不僅是能量已經開始出現，而且他開始跟政黨出現了清楚的隔閡，不要講隔閡啦，就保持特定的距離。

那這個是接下來旺中併購失敗了以後，一樣是延續著反媒體壟斷運動，壹傳媒的併購案在公平會前面的示威抗議，那整個運動規模跟他捲動的能量，當然如果你

以25萬跟50萬的數字來比的話，那個人數相對是少的，但是他整個帶動起來的能量大到什麼，大到，12月31號的時候，學生們在博愛特區守夜，1月1號的時候要去升旗，他們要喊反媒體壟斷，希望馬英九總統能夠表態是不是支持，雖然那天沒有得到具體的回應，但是整個社會的壓力大到讓執政黨團透過他們那個時候的小黨鞭吳育昇先生，在電視機前面跟全國的觀眾承諾，接下來廣電三法的修法，國民黨支持反媒體壟斷的理念，完成二讀三讀沒有問題⁺，再接下來24小時，我不知道那24小時所謂的黨政高層接到了幾通來自於媒體財團大老闆的電話，喊卡，一夕變天。

那個時候右上角的這兩位先生，一位是陳冲院長，他跟大家承諾說，用廣電三法去修反媒體壟斷是不完整的，因為報紙沒有辦法納入規範，我們要有一個完整的專法，全部都把它納進來，列為國民黨團下個會期優先推動的三大優先法案，那繼任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先生，在2月陳冲下台以後，也做了相同的宣示，我記得很清楚的是，3月25號是行政院承諾他們要提出法案的時間，我會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那時候我人在美國，但是我也正在寫民間版的法案，我們交出去，我們提出來了，行政院的東西沒有提出來，我們一直逼，希望行政院信守承諾，完成立法，把法案送到立法院審議，三催四請，終於交出來。

那在這接下來的過程當中是很直接的對戰，所謂很直接的對戰是說，民間版跟行政院的NCC版在對戰，那那個對戰，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說是輿論戰，你可以說是論述戰，就是你要把道理講清楚說，為什麼我的版本比你強，為什麼我的版本才能發揮防止媒體壟斷的效果，你的版本不行，結果在立法院實質審議的過程當中，事實上，民間版的版本最後是大獲全勝，幾乎過的條文，出委員會的條文都是民間版的條文，我會那麼清楚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交通委員會，5月29、5月30號連著兩天，整天在審法案的時候，我都坐在最後面的旁聽席。

但是這個版本，最後民間版通過，不要講通過，出委員會的這個結果，也宣告了這個法案不會完成二讀三讀的命運，因為那個時候的壹傳媒交易案已經破局，整個運動的能量突然往下掉，大家感覺這件事情沒有那個急迫性，那但是我們堅持到最後，我們要求要完成立法，但是去年夏天的時候，在院會議程排都沒有排上去，有開臨時會，去年夏天有開臨時會，臨時會也沒有排上去，去年夏天的臨時會排上去的是什麼法案呢？去年夏天的臨時會排上去的是會計法修正案，會計法的修正案是讓拿公款喝花酒的大哥可以提早出獄的一部重要法律修正案。

其實那個時候，我很憤怒，因為1月的時候說要過沒有過，下個會期立專法，結果大家為了這個事情一直努力，連法案都幫你們寫出來了，到最後，或許是因為出委員會的是民間版，胎死腹中，大家快忘了這件事情，我那個時候的主張是，政治人物違反承諾，必須要付出代價，一定要讓他們付出代價，要不然他們會繼續接著這樣子幹，那個時候讓他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想要做的方式再加上去年夏天會計法的修正，對我造成的衝擊，還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朋友，所以我們決定要罷免只聽黨意不聽民意的立法委員，那頭號戰犯就是左上角的這位先生，那個時候基於很多各式各樣的考慮，所以找了一個，找這位先生，「年底沒有選舉，我們不怕」這句名言，也是吳育昇講的。

那為了要有效果，所謂請了馮光遠先生出來領軍，他也很爽快，我那個時候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時候，其實是我跟他還有另外一位，林峰正，三個在一個小會議室，其實也不是什麼祕密的地方，其實我們那個時候開會的一個小小的辦公室是，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廢除刑法100條那個運動，李振源院士他以他留下來的房子，在仁愛路上，後來現在那個是由他的女兒李明真(編按：名字不知有無打錯)教授，教授現在在，李教授現在在美國任教，那他那個時候慷慨就把那個地方借給我們使用。

憲法133罷免的運動，我們最後搞了6個月，搞得很累，到處去舉牌子，去宣揚罷免的理念，有很多人站出來支持，但是最後功敗垂成，沒有辦法成功，那當然功敗垂成沒有辦法成功理由很多啦，我其實如果現在回想的話，我如果有一些事情做對了，或者是更努力，應該可以過，應該可以過，但是在推動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才會開始發現說，目前現在的這個民主體制，我們要去糾正代議民主失靈，或是我們對於我們選出來的代議士的表現有高度不滿，這群人在國會不曉得在幹嘛，沒有辦法適切發揮監督行政權的作用，那這個時候，有兩個武器可以用，一個武器是去矯正代議民主，就是對事的直接民權，公民投票權，那這個權利，各位如果有聽過鳥籠公投法的這個詞都知道，被癱瘓掉了，被癱瘓掉了；另外一個權利，叫作罷免，罷免的這個權利，如果真的按照現行的罷免法規來做，我不會說它百分之百被癱瘓掉，但是如果公投制度是鳥籠公投法，你要說罷免的制度是一個被快要嚴重癱瘓的罷免制度也不為過。

那其中大概前一陣子，可能各位，因為我們的憲法133做得不夠好，所以各位

可能比較沒有聽過相關的新聞，前一陣子各位聽過比較多的新聞應該是「割闌尾」，聲勢非常的大，短短的時間之內就募到了上千萬以後的小額捐款，那真的那些政客嚇到了，所以一些離譜的規定通通敢拿出來講，說你敢宣傳罷免，要罰錢，說透過小額的捐款去支持罷免活動違反政治獻金法，大概什麼樣子恫嚇的手段通通出來，但是我不知道說，割闌尾的行動最後會不會成功，但是我最起碼看到他們在做這件事情是充滿活力的在做，非常有活力，一群年輕人，晚上八點十點都在開會，開完會馬上回去執行，他們沒有拿薪水在做，那這些參與活動的人，絕對不像某一位立法委員說，這些人吃飽太閒，他們是高挫折族群，才會出來搞這些事情，那裡面有醫生、有律師、有電腦工程師，有各式各樣來自社會不同職業、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人，他們彼此不認識，因為網路他們連結在一起，跟當初1985出來的時候一模一樣。

真正到臺灣的整個體質，公民社會的體質，318的，不管你要把它稱之為是學運，還是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說是公民運動，因為有很多NGO的團體在裡面出了非常多的力，做了很大的貢獻，有50萬個人站出來，那些爆發出來累積的能量，都不是偶然的，前面有太多時間的累積，我們才走到今天。

那或許會有人很直接的問說，那然後呢？這個政府還是繼續在做這些事情，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臺灣的社會不僅是在進步，而且是在劇幅的進步當中，你說這股運動、這股風潮在媒體上面可能不像在學運的期間當中，好像在播連續劇，一天24小時在滾，但是出來了以後，從各個地方成立的學生團體，自主性的組織，各地的活動，可以看得出來說，整個社會力正在蓬勃起來，那當然有些人會問說，那你們這些社會力，所謂的社會力如果真的有，或者是蓬勃起來的公民運動，如果沒有轉化成政治上面的影響力，啊有什麼咖抓(台語)，我不會說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但是我要說的是，其實臺灣社會有很多很優秀的人，他們對於選舉、對於參與公共事務都有興趣，那對我來講，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民主的形式更豐富、更多元，一方面不是只有剩下選舉投票這件事情，有很多形式跟方式是去可以影響公共政策的形成。

那另外一方面是，其實不用擔心沒有好的人才願意進去國會，或者是願意進入公共領域服務，我們應該要追求的事情是說，讓我們公民社會這個基礎，他繼續的成熟，他繼續的整個體質向上提升了以後，你可以確保說，我今天可以把那些優秀

的人送進去，而不是繼續選出一個讓大家都會搖頭嘆息的人，這個才是我覺得長遠的角度上面來講，真正要做的工作，那這些工作或許，或許很基礎，那或許需要，需要時間、需要努力，但是沒有關係，因為參與這個運動的人，開始認同這件事情的人，或者是開始至少願意花時間去思考這件事情，關心這件事情的人越來越多了，那這個就是重要的契機，把握這個契機，我們繼續努力，就像我們回顧過去這幾年，從一路這樣子下來，這些都是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絕對不是偶然。

我不是因為說基於什麼特定的，好像要宣傳什麼活動，或者是什麼想法的目的才來這裡，對啦，我當然是基於什麼目的才來這裡，對不起，我剛講那句話完全不合邏輯，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我不是基於那個目的才講這樣的話，而是我真心相信這件事情，而且我也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相信這件事情，願意花時間投入，一起繼續努力，謝謝。

(Q&A)

主持人：好，那就是，就我們剛聽到那個黃老師很精采的演講，可是從歷史的洪流脈絡中，那就是一路就是跟我們分享這些包括，不管是各種公民運動或者是社會運動的演進這樣子，對，那我覺得就是接下來因為時間其實非常的寶貴，那就是我們可能就是做那個Q&A的時間這樣子，那我有一個請求就是，我有個請求就是，就是我想要先問老師一個問題就是，對啊，這個非常違反這個理想，可是我還是有一個問題想問老師就是，那個黃老師我們，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從3月這波社會運動結束之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不管是公民團體，不管是學生都很興起這樣子，不管是比如說，在3月中興起的民主黑潮學生聯盟，或者是之後NGO所組成的民主陣線，或者是最近組成島國前進，那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不一樣的公民團體正在就是興起這樣子，那就是我想請問老師就是，對這個部份怎麼看法就是說，就是這一些興起的各個團體會不會分散掉運動的力量，或者是說這些力量要怎麼，譬如說在下一波的運動做怎麼這樣子，然後這是我想要。

其實反黑箱民主，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不是在運動中或後才發現，在去年服貿一開始出來的時候，7月就已經成立了，那有非常多的朋友，他們都，有非常多NGO團體都在反黑箱民主陣線當中，那包括這次在太陽花學運裡面可能聲名大噪的黑島青在裡面，那黑島青是去年夏天的時候成立的，那他們事實上也有一個起來的過來，

不過那個細節我就不詳述啦，但是重點是說，因為社會運動或者是公民運動他本身，他在本質上面他就是豐富而多元，所以不同的團體在不同的地理環境，或者是不同的人際網絡下面，他自主組織起來，設定他一個目標。

我覺得從整體臺灣公民運動，或者是臺灣整個公民社會素質繼續的強壯的角度來講，都是好事，現在大概不是那種，我也不曉得該怎麼樣怎麼形容，現在不是什麼武俠小說要有一個武林盟主出來一統天下那樣的概念，也不是說要出來一個那樣的東西，把大家集結了以後，然後再一起進攻，我覺得那個多元的態樣他可以讓容許不同的團體，他對於不同的議題去進行關注，他可能設定的是校園的議題、在地的議題，他可能設定的是更大的政治議題，對象不僅是學生而是一般的公民，各個不同的團體會按照他們當初組織的目標跟策略，設定有不一樣的發展方向。

那在這個多元的公民社會當中，我大概沒有辦法想像說，怎麼樣把他變成，好像變成是一個很單獨的組織，但是最起碼我看到的是說，這些不同的組織，不管他們自己目標的設定，或者是價值，就是說不管他們目標的設定或策略是什麼，我會感覺到大家還是往同樣一個方向在邁進，你有時候……

(影片結束)